

□马万里 / 诗篇

鲁院，让我走进你

(组诗)

我一来
太阳就冲破阴霾 露出笑脸
我一来
东风就跟着过来 云霞烂漫

内心的火焰劈啪作响
内心的雷声惊天动地
我是寻着先生的足迹来
我是寻着先生的心跳来
我是寻着梦而来

推开那扇虚掩的门 让我走进来
让我手捧鲜花走进来
让我抑制激情走进来
让我看见你凝重的脸
今夜，故人来

命运的火焰一次次试图毁灭我
我知道一定有你在暗中
在生命的绝处 将我点燃
点燃我的血液
点亮一条沸腾的河

请你光临我 给我语言的魔杖
给我犀利的剑 给我光线
给我血液 给我河流
给我铮铮铁骨 给我惊世骇俗

让我这隐秘的
草芥的 蚂蚁的
让我这个卑微的人
让我在不安的反省中
站起来

站在鲁迅故居门口

一窗风景流转
寂寥无声耳满
此刻 我就站在你门口
心潮如海
老树，写满岁月斑驳的身影
挤满记忆的窗棂
留下几只鸟鸣
我是一个感性的女人
比如热爱 比如心怀
比如醉酒 比如高潮
我是一个执着的女人
此生我就站在你的门外
血液重生

写给鲁院的十三座雕塑

不必诱惑我 不必敞开我的门
我早晚会来 我们有天生的缘分
我只想比美更美
走在你身后，缄口不语
内心不起波澜
你要接纳我 让我复活

写给鲁院拴马桩

在拴马桩前
我卸下一身尘埃
在拴马桩上
我没拴住马却系上了心
拴马桩里的十二属相
也有马 这石刻的马
奔跑了四十多年的马
和不忘奔跑的马立在一起
阳光上扬起漂亮的鬃毛
一场白雪飘然落下
马的眼里盛满浑浊的泪水
它的内心一定五味杂陈
一生的另一侧
河流弯曲 天气渐凉
满是干枯的 忧伤

在国家大剧院看昆曲牡丹亭

原来，你可以这样美
这样舒缓
这样情景交融
这样无与伦比
原来爱情可以这样美
可以这样打开生死之门
相信爱情
是在锣鼓停歇处
是在柳暗花明中
大喊——
柳梦梅

印章

广东的刀子亮同学
没见过北方的大雪
没见过真正的冰冻
他躺在冰上
刻下南方的印章
冰下的小鱼
就被他的体温噱醒
浴
看见鱼我怀念水
我掬开自己的水龙头
冲洗我自己
我喜欢
羊水 口水 雨水 井水
自来水 淋浴水
这向下的水 弯曲的水
进入我身体里的水
是一个最爱我的人
冲洗我 抚摸我 浸入我
洞开我 滋养我
一生都不断流
一生都仰面朝上
一生都源源不断
细雨湿流光
芳草年年与恨长
而我只要饱满
只要流动 只是光明

□王 群 / 文学评论

闫合作与其《论语说》

我是从报纸《一个现代孔子的教学实践》的报道中知道闫合作的，他对《论语》的独到见解深深吸引了我。闫合作认为，现在流行的对《论语》的解释，大都不符合孔子和《论语》编著者的本意。他认为，儒学包含孔子的思想，但儒学并不等于孔学；孔学实际上是圣学，是一门关于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论语》并不像后人所说的只是记述孔子言论的一本语录，也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是孔子学生们课堂笔记的选集，它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严密的逻辑体系，这就是“文、行、忠、信”——成名学、处事学、修心学、知人学。

报道中闫合作对人们熟悉的《论语》中两段话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一是“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人们通常的理解是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的知识，就可以当老师了。闫合作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认为：温，寻也，探究；故，缘故、原因；新，根源、根本。三国时期的哲学家何晏就曾解释：“温，寻也。寻绎故者，又知新，可以为师矣。”孔子的本意是寻找缘故，探求根源，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才可以为人师。二是“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人们通常的理解是，老师对于不能举一反三的笨学生就不再重复教他了。闫合作认为，孔子这句话的本意是老师举的“一”，要使学生会知道另外的“三”，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不再重复这个例子或教法。“举一反三”，孔子是强调讲说者要注重语言表达的技巧，而不是指责听讲者的水平低，对这两段流传甚广、妇孺皆知的话，闫合作颠覆了两千多年来人们的传统解释，令我拍案叫绝。

闫合作何许人也？一定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或者是某个名牌大学、某个研究机构的学术权威。再看报道，得知闫合作是太行山、王屋山下济源市的一名普通青年教师，他竟有这般见解，真奇人也，真高人也！一定要找到这位高人，和他畅谈畅谈，请他为省直机关的同志们作一次专题讲座。我当时如是想。

几经周折，我们的机关党委书记王鉴找到了闫合作，请他给我们机关的干部工人作了一场题为《孔子的成功学》的非常精彩的专题学术报告。报告厅里座无虚席，大家都被闫合作令人信服的独到见解所打动、所吸引。

那天晚上，我和闫合作进行了彻夜长谈，从晚上8时谈到次日5时。通过这次长谈，我对闫合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出生于1969年，1984年考入汝南园林学校园林专业学习，毕业后自愿到济源市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做了一名教师，他说他天生有一种教师情结，这种情结使他一直心系教学，立志研究大教育家孔子。为了读懂孔子、读懂先秦经典，闫合作到河南大学进修中文，精心研读古代典籍。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了文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特别是承载孔子思想的《论语》，更是百读不厌、爱不释手。通过深入细致的研读，闫合作对《论语》的章节有了新发现，进行了新诠释，对《论语》有了全新的认识，建构了孔子学术思想新体系：文、行、忠、信。他还建构了孔子教育思想新体系，完成了《孔子教育智慧》、《孔子成功智慧》、《论语密码》和《跟孔子学教学》等论著。

在深入研究中，闫合作发现前人对《论语》的传统注解大都是帮助统治者“治天下”的治人学问，而孔子的学问应是“得天下”的成人学问，是帮助人们学习如何做人、做事的学问。宋朝著名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原话是：“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治太平。”其意也包含说另半部是“得”天下的学问。也就是说，因为注解不



国画

同，同一本《论语》承载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学说体系：成人学与治人学。

前人是如何将孔子的成人学变成治人学的呢？闫合作认为主要是通过四种方法：更改本字、改变句读、更改字义和新解句意。

更改文字，就是改一个字，使人从字面理解产生歧义。如《论语》中有这样一章：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传统解释是：季文子三（多）次思考后才行动，孔子听到后说：“两次，就行了。”“三思”与“两思”有多大区别呢？孔子怎么会计较这“一次”呢？有人说“三思”是“多思”，“再”是“少思”的意思，然而“多思而后行”有什么不对呢？况且我们现在尊奉的正是“三思而后行”，并不是孔子的“再思而后行”。也许很多人读此章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然而并没有去深究。闫合作深究了。他认为，前人在这里改了一个字，“思”当为“施”。“施”指施礼，“行”是告别。季文子与人告别时施三次礼，孔子听到后说：“两次，这就行了。”不管是《周礼》、《仪礼》还是《礼记》等先秦典籍，谈到告别礼时，都是“再拜而行”，没有“三拜而行”的，《论语》中也是“再拜而送之”。也就是说，这章记载的是告别礼，就是因为是“礼”，多一次少一次的意义就完全不同，因此孔子才会计较“三”与“再”。诸如“赐也贤乎哉”之“贤”当为“闲”，“泛爱众”之“众”当为“忠”等例子还有很多。

改变句读，就是改变断句的地方。古代典籍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断句不同，句义也就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论语·先进篇》记载这样一章：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一章中对孔子的话断句不同，孔子对鬼神的态度就截然相反。如果断句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思就是：子路问能否侍奉鬼神，孔子说：“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呢？”言外之意，别说没有鬼，即使有，也该鬼来侍奉人。对于“死”的回答也非常干脆，“不知道，活着怎么知道死的事呢？”言外之意就是人们所说的阴间的事都是假的，活着是不能知道死后的情况的。闫合作认为这样的断句，才是孔子的本义。而我们现在读到的传统注解都把这章断句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回答就变成了“还没有侍奉好活人，怎么能侍奉鬼呢？”“还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呢？”这样就知道孔

子对鬼神的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了。标点一改，就把反对“事鬼”变成不反对“事鬼”了，就可以用来愚弄百姓了，这就变成“治天下”的学说

说了。闫合作认为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宣扬鬼神论，声称皇帝是真龙天子，是上天派来统治百姓的。如果按照孔子的回答，他是明确反对相信鬼神的，这样一来，封建统治思想的根基就发生了动摇。闫合作对《论语》重新断句的章节很多，新解迭出。

更改字义，就是改变句中字的本义。如鲁哀公与鲁国权臣季康子都问过孔子“弟子孰为好学”。传统解释“好学”就是“爱好学习”，即鲁哀公与季康子问孔子：“你的弟子中谁爱好学习？”其实这里的“好”本义是传承的意思。“好”字从“子”从“子”，“子”的本义是婴儿，女人身边一个婴儿，“好”字的字形表义是女人生了孩子，是传承的意思。须知，当时孔子已经七十多岁，应是风烛残年，鲁哀公与季康子这样身居高位的人，关心的当然应该是孔子的学术谁能传承的问题，绝不是关心孔子弟子中谁爱好学习的问题。再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在”，“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中的“知”与“愚”，闫合作所解都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意思。

改变句意，就是对一个句子进行新理解，使其本义被淹没。如“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本义为“学识好就是做官，官做得好就是有学识”。学识和做官都是为民造福，没有优劣贵贱主次之分。若将此句理解为“学习好就去做官，官做好就去学习”，就变成“官本位”思想了。至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理解就更多了，闫合作认为这章体现了孔子的择婿观：“把女儿嫁与小人是最难教养了”，这种看法更是新鲜了。

闫合作通过反用这四种方法重新解读《论语》章节的例子，在《论语说》中可谓比比皆是，于是就有了用孔子四学文、行、忠、信结构重新编排《论语》章节的《论语说》。

闫合作：焦作知言文化传媒公司知言大讲堂讲师，《论语说》一书作者。

王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员，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书记，河南省人大代表，党的十八大代表。本文是《论语说》重印本序言节选。

闫合作通过反用这四种方法重新解读《论语》章节的例子，在《论语说》中可谓比比皆是，于是就有了用孔子四学文、行、忠、信结构重新编排《论语》章节的《论语说》。

闫合作：焦作知言文化传媒公司知言大讲堂讲师，《论语说》一书作者。

王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员，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书记，河南省人大代表，党的十八大代表。本文是《论语说》重印本序言节选。

杨总管真名叫杨福魁。村里人不管谁家办红白事，都让他负责安排和指挥，久而久之，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喜欢喊他杨总管。他家是标准的“一头沉”。他年轻时外出工作，妻子带着孩子和婆婆在家种地，退休以后才回村里和家人团聚。

杨总管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一条街上的春联几乎都是他写。刚退休时，人们办事时只是让他写写对联、记记账什么的。随着他的才能展示，渐渐地大家才把他“晋升”为总管。

刚退休回家那年，他为一户人家帮忙操办丧事，出殡时看见花圈较多，扛起一个大的就走。好多人都说：拿花圈是孝子贤孙们做的事，他怎么啥事都干啊？为此，老伴和孩子们几天都不和他说话。

杨总管做事总喜欢为别人着想，也不管人家怎么议论。他的处事风格还常常惹出一些麻烦来。

一般人家办事的前一两天叫主要帮忙的人议事，都会留大家吃顿饭。他不，议完事就走，拉也拉不住。他嗜烟如命，平时谁让烟他都抽。但为人办事时不一样，只抽发给他的盒份子烟，抽完了就抽自己口袋里的。即使替主家兼顾管理烟酒他也不搞“近水楼台”。他不占便宜，也不许别人乱来。人越多事越忙他越认真，就是主家近亲属想在他那里拿点烟糖什么的也不行。

□基 民 / 似水流年

毕业三十年

仿佛还在昨天，一眨眼，大学毕业已经 30 年。

1982 年 1 月，在古城开封“圈养”了 4 年的我，和学子们一起，洪水越堤般涌向车站，被“喊里咥当”的绿皮火车卸到四面八方，开始了叫作“工作”的生活。

30 年，在历史长河中，只如一掬水，白驹过隙一瞬间。但对一个人，则绵延曲折如长河——毕竟，谁也难有几个 30 年！可扭头看，又仿在一瞬间，而变化，却已是沧海桑田！

同学聚会，乍一见面，同时惊愕，半天反应不过来，脸上，纠结着同样的疑惑……大脑计算机般搜寻间，同时唤了对方名姓，那种“惊呼衷肠”、“相拥泪成行”的情景，裹挟了几多沧桑，几多叹惋——老了，老得变形失态不成样，老同学都认不得了，好悬！

当年，才都 20 哪岁，年轻得如鲜荷嫩笋；那脸庞，平展展，光滑如平面玻璃，放大镜捃摸三天，也难寻一痕皱褶、半缕纹络；那颜色，无须搽胭脂抹粉，已然光鲜亮洁，熟了的富士苹果般，四散着清鲜因子，氤氲着诱人活力，止不住有谁钦羨不已，心驰神往“啃”一嘴，说声“哇塞，可美！”现如今，脸，干涩，宛如糙毛巾拧尽了水分，又像打磨家具的粗砂纸；枯皱，似风干的皱橘子，又如干透的核桃皮。风霜雕刻，雨雪冲刷，历史年轮轧碾的“车辙”，横三顺四、歪七扭八，怕是涂抹二斤面粉，也不愿住昔本真，反倒弄巧成拙，像驴粪蛋上挂层霜，叫人倒胃恶心。

当年，那眼睛，明光晶亮如洌泉，清明澄澈，一汪鲜新；又如雨洗碧空，了无阴翳，洁净纯美。忽闪闪，似新荷抖碧，灵气飞动。明晃晃，视物如炬，很有洞穿力，漫说蚂蚁小虫休想在视线里蒙混过关，就是黑咕隆咚里隔堵墙壁仿佛也能直视无碍。如今，上眼皮耷拉，下眼皮鼓胀，眼里像倾泻了一潭浊水，和少光失采，灵气丧尽。视物，如糊了纱罩，一片昏花，不带花镜，看清远处，却模糊了近处，戴上花镜，近处清楚了，远处又一塌糊涂。熟人走对面，竟视而不见，不仅不主动招呼，人家招呼了，自己也没反应，只管高视阔步，一副旁若无人的模样，常被人讥笑奚落。

当年，头发密实实，一派“繁荣昌盛”，像上等植被忠实守护着一片脑壳，双手使劲拉扯，才见点头皮踪影。男生短发齐整整，根根直竖，硬硬，黝黑，小钢丝般上直着，要戳破蓝天。戴上帽，硬发窝得头皮生疼，索性摘下扔掉。女生长发扑扇，如玄丝锦缎，似黑色瀑布，不夹丁点儿杂色，纯得叫绝。如今，男的“植被”多数已惨遭自缢，只有稀溜不几根，东倒西歪，惨白无力地坚守着即将全军覆没的脑壳——“中间一个足球场，四面都是铁丝网”，是逼真的写照。女的头发似还稠些，但日日添多的银白，使其不久将无须道具便有白毛女的风采。

那时，胃口像钢炉，吃铁都能熔化。一顿吃上三两碗，那是小菜一碟，且无须细嚼烂咽。刚才还撑得肚皮鼓圆，一转眼，屁大点工夫，已消化殆尽，肚腹瘪如空布袋。如今，胃瓤得像薄纸，小心翼翼细嚼，咽，它都擎不住，不断拿疼痛反胃恶意报复。哪顿饭多嚼了几嘴，不客气，三两天肚子都不得安生，

算是对“违章”贪嘴的惩戒。

那时，浑身似有用不完的劲儿，百余斤的碌碡，抱起满地打旋。走如风，跑似飞，撵得野兔乱窜稀，连明扯夜加班干，竟不知还有个“累”字需要喊。如今，腿如灌铅，身困倦，看着还是个人，却少了精气神。跑不动，又懒得走，干起活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少人龄不及六旬，已“内退”休息……

诚然，岁月无情，30 年鼓捣得小伙成老头，姑娘变老太，似乎没啥好事。其实不然，30 年的岁月，成全了人们太多的美好生活。当年工作时，月薪才 42 块 5 毛钱，除了填充似乎永远都填不满的肚囊，所余无几，连买个衬衫日用品都得四下挪借。如今，大学毕业月薪就是一两千，是当时的三四十倍。而我的月薪已涨过 4000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至少也翻了 60 倍。30 年前，再借俩胆，想想也得吓个半瘫！

当年，最愁的是说媳妇。家居农村，穷得像根烧火棍，找好的，人家不乐意；说差的，自己不甘心，总想找个差不离，不要一分彩礼的。一来二去，耽搁点时间，急得想抱孙子的父母像屁股坐了热凳子，上蹿下跳躁脚慌。终于结婚了，媳妇人不错，不讲彩礼只讲人，正合我心，日子过得还算如意。也是幸福时光不耐过，一转眼，媳妇已退休大半年，可结婚好像还是昨天傍晚的事。

当年，单位没房，我和同事挤宿舍在工会办公室，撵得主席老头没法办公。要结婚了，没房不行，领导让自己去租，人生地不熟，又没钱付租金，无奈，只得从市内调到位于远郊的媳妇单位，才赚得一间公房作洞房。虽然破旧，下雨常靠锅碗瓢盆“抗洪救灾”，但“黑馍总比馍馍强”，也算捱搁凑乎。如今，年轻人结婚，谁没有写着自己名字的房屋？父辈们不仅自己有住房，多数还为儿女备下了亮丽的婚房和成车的嫁妆，这在 30 年前，打死都不敢想。

那时，急切想要孩子。媳妇肚子鼓了，很高兴，火挑眉毛盼着快出生。终于有了女儿，又巴着快点会叫爸、会走路，会拿着打火机电香烟，叫我当活神仙。如今，女儿比我毕业时还大四五岁，一路竟本科、硕士、博士顺当读下来，去年结婚成家，又有了一颗心的工作，比起当年的我，老练成熟得多。前推 30 年，做梦都不敢想！

当年，最奢侈的家用电器就是收音机，能弄个手表戴戴那算“拽”上了天，等趟远郊的公交车少则几十分钟，多则一两个钟头。好不容易“肉搏”上车，一厢沙丁鱼罐头，差一点就要挤成相片。如今，莫说电脑、手机了，就连轿车也进了寻常百姓家，过去等公交车的时间，现在坐飞机已从郑州去到了北京。这在 30 年前，怕是天方夜谭。

毕业 30 年，既慢又快，沧海桑田！30 年，时光催人老，而生活却步步高。人老，是自然规律，不可逆转。说谁真能越活越年轻，那必是神妖鬼怪。而社会进步、生活美好、人民小康的曲谱只有在中國道路的琴弦上才奏出了盖世华章。再过 30 年，祖国的变化必是又一轮地覆天翻，美丽的中国梦无疑将在那一天圆满兑现。我和同学有约定，届时，各自再来作文纪念，题目就叫《毕业 60 年》！



“拖把”树

(本报资料照片)